

# 文学评点 论稿

黄霖  
主编



凤凰出版社

# 文学评点论稿

黄霖 主编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评点论稿 / 黄霖主编. — 南京 : 凤凰出版社,  
2017.3

ISBN 978-7-5506-2555-6

I. ①文… II. ①黄… III. ①中国文学—古代文论—  
研究 IV. ①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40790号

- 书 名 文学评点论稿  
主 编 黄 霖  
责任编辑 李相东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025-83223462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fhcs.com>  
照 排 南京凯建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  
苏州市吴中区南官渡路20号,邮编:215104  
开 本 718×1005毫米 1/16  
印 张 40.5  
字 数 960千字  
版 次 2017年3月第1版 2017年3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06-2555-6  
定 价 120.00元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电话:0512-68180638)

# 目 录

|                                |          |
|--------------------------------|----------|
| 中国文学的评点与汇评 .....               | 黄霖(1)    |
| 试论明清时期文学名著的“集评”现象 .....        | 曾绍皇(10)  |
| 试论评点符号早期的发展历程 .....            | 姜云鹏(24)  |
| 明代吴兴闵凌套印与诗歌评点的传播 .....         | 周兴陆(30)  |
| 论评点重构叙事 .....                  | 陈维昭(42)  |
| 中国小说戏曲评点中的“态”范畴及其理论价值 .....    | 李桂奎(51)  |
| 中国小说评点话语的“跨界”借镜会通 .....        | 李桂奎(60)  |
| 中国小说评点中的“画感”审美话语及其幻象性 .....    | 李桂奎(71)  |
| 《诗经》评点与《诗经》传播                  |          |
| ——以晚明时期为中心 .....               | 黄霖(81)   |
| 明清科举文化对《诗经》评点的影响 .....         | 张洪海(93)  |
| 新见清代储欣及姚鼐《诗经》评点钞本二种述略 .....    | 张洪海(100) |
| 明代《楚辞》评点所取底本考 .....            | 罗剑波(106) |
| 明代《楚辞》评点形态及其研究价值 .....         | 罗剑波(117) |
| 陈深及其《楚辞》评点的价值 .....            | 罗剑波(129) |
| 冯绍祖校刊《楚辞章句》考论 .....            | 罗剑波(142) |
| 《史记评林》之《项羽本纪》评点探析 .....        | 李黎(156)  |
| 郑文焯手批《陶渊明全集》真迹本 .....          | 周兴陆(162) |
| 论《文选》评点在明清两代的历史发展 .....        | 赵俊玲(170) |
| 《文选》评点、明清文学批评与“文选学” .....      | 赵俊玲(176) |
|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学论略 .....             | 黄霖(183)  |
| 元初私塾诗学教育与唐诗评点本的文化遗产功能          |          |
| ——《赘笺唐诗绝句选》评点中的遗民之恨与理学之思 ..... | 查屏球(207) |
| 胡次焱与《赘笺唐诗绝句选》之流传               |          |
| ——兼论和刻本胡次焱《赘笺唐诗绝句选》文献价值 .....  | 查屏球(224) |
| 由镜中之相到审音辨体                     |          |
| ——顾璘《唐音评点》与明人对唐诗的接受方法 .....    | 查屏球(237) |
| “李攀龙《唐诗选》”评点本考索 .....          | 查屏球(264) |
| 清代杜诗未刊评点序跋的文献价值 .....          | 曾绍皇(276) |
| 奚禄诒批点杜诗考辨 .....                | 曾绍皇(287) |
| 清人手批韩愈诗歌考索 .....               | 姜云鹏(300) |

|                                   |          |
|-----------------------------------|----------|
| 清人手批柳宗元诗四种 .....                  | 杨贵环(309) |
| 唐宋派对柳宗元文的评点                       |          |
| ——以唐顺之、茅坤等评点为中心 .....             | 杨贵环(318) |
| 论纪昀评点韩偓诗歌 .....                   | 徐美秋(331) |
| 苏轼诗文评点的演进历程 .....                 | 樊庆彦(339) |
| 国图藏清代苏诗未刊评点三种述要 .....             | 樊庆彦(354) |
| 明代苏轼研究“中熄”说献疑                     |          |
| ——兼论明代苏文评点的学术价值 .....             | 樊庆彦(363) |
| 明末戏曲评点的发展与演变 .....                | 吴冠文(373) |
| 最早的中国戏曲评点本 .....                  | 黄霖(391)  |
| 论容与堂本《李卓吾先生批评北西厢记》 .....          | 黄霖(401)  |
| 秣陵金在衡刊《西厢记》:一个重要的明善本 .....        | 杨绪容(410) |
| 徐渭《西厢记》评点本系统考述 .....              | 杨绪容(419) |
| 徐渭的戏曲评点与明代文学思想的新变 .....           | 吴冠文(430) |
| 游敬泉刊《西厢记》:三槐堂本的底本 .....           | 杨绪容(443) |
| 经学家徐奋鹏的《西厢记》批评 .....              | 罗冠华(450) |
| 关于明清《三国》的评点 .....                 | 黄霖(458)  |
| 《水浒全传》李贽评也属伪托 .....               | 黄霖(476)  |
| 几种署名王世贞评点著作之真伪初探 .....            | 黄飞立(483) |
| 论震川文章的清人评点 .....                  | 黄霖(495)  |
| 清人评点《震川先生集》的内涵及其对桐城派文论的观照意义 ..... | 杨峰(508)  |
| 《震川集》的清代未刊评点五种 .....              | 杨峰(517)  |
| 关于《吴吴山三妇评牡丹亭还魂记》的评语作者问题 .....     | 谈蓓芳(527) |
| 《才子牡丹亭》的身体娱乐观念 .....              | 路云亭(534) |
| 论冰丝馆本《还魂记》评点 .....                | 路云亭(547) |
| 《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评点初探 .....             | 黄霖(556)  |
| 《绡春园传奇》及其评点 .....                 | 郑艳玲(563) |
| 钟惺评点综述 .....                      | 郑艳玲(570) |
| 金圣叹的审美理想 .....                    | 吴兆路(576) |
| 论《天下才子必读书》 .....                  | 黄霖(584)  |
| 《西厢记》评点“斩足”的观照意义及戏剧理论价值 .....     | 韦乐(592)  |
| 《西厢记》批本《西厢引墨》初探 .....             | 韦乐(601)  |
| 王士禛等手批《绵津山人诗集》稿本述要 .....          | 龙野(610)  |
| 论纪昀评点试律诗三书 .....                  | 徐美秋(620) |
| 叶昌炽《辛白簪诗谥》流传、批注和索隐 .....          | 周兴陆(630) |

# 中国文学的评点与汇评

黄霖

评点是一种富有中国特色的文学批评样式，其主要特征是在正文边或天头上有评语或点圈。其评之源可上溯到秦汉的经史之学。如《易》之有系辞、说卦，《诗》之有《毛传》、《郑笺》，乃至司马迁的“太史公曰”，《楚辞章句》每篇前的小序等等，均可视之为其滥觞。后加上看书时随手“点烦”、“点抹”、“钩识”、“朱墨别异”等，就形成了一套有圈点、有批语、有总论的评点模式，并逐步完善化。宋中叶以后，始有刻本<sup>①</sup>。宋元间曾出过吕祖谦、真德秀、方回、刘辰翁等著名的文学评点家。至明代，刊刻评点之风大盛，整个清代也久盛不衰，以至到当代，一些评本的出版还络绎不绝，致使若干小说作家也按捺不住，纷纷伸纸弄笔，批点起一些古典文学名著来了。

文学评点的走红，恐怕与宋代吕祖谦的《古文关键》的一炮打响颇有关系。俞樾曾评此书曰：“先生论文极细，凡文中精神、命脉，悉用笔抹出；其用字得力处，则或以点识之；而段落所在，则钩乙其旁，以醒读者之目。学者循是以求，古文关键可坐而得矣。”<sup>②</sup>《古文关键》的评点，不仅使一些经典选文精神全出，而且其卷首的“总论”也十分精辟，如《论作文法》云：

文字一篇之中须有数行齐整处，须有数行不齐整处。

或缓，或急，或显，或晦。缓急显晦相间，使人不知其为缓急显晦。

常使经纬相通，有一脉过接乎期间，然后可。盖有形者纲目，无形者血脉也。

有用文字，议论文字是也。为文之妙，在叙事状情。

笔健而不粗，意深而不晦，句新而不怪，语新而不狂。

常中有变，正中有奇。

题常则意新，意常则语新。

辞源浩渺而不失之冗，意思新转处多则不缓。<sup>③</sup>

诸如此类，都是创作经验的总结，具有高度的概括意义。

其后，楼昉《崇古文诀》、谢枋得《文章轨范》、周应龙《文髓》、真德秀《文章正宗》等相继致

<sup>①</sup> 叶德辉：“刻本书之有圈点，始于宋中叶以后。”耿素丽点校《书林清话》，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卷2，第23页。

<sup>②</sup> 俞樾《东莱先生古文关键后跋》，清光绪廿四年江苏书局本《东莱先生古文关键》卷末。

<sup>③</sup> 吕祖谦《论作文法》，清光绪廿四年江苏书局印本《东莱先生古文关键》卷上，第3页。

力于选文评点,揭示“文法”,“抽其关键,以惠后学。”<sup>①</sup>卷起了第一阵文学评点的旋风。这一代评家,多深得文章奥秘,下笔渊雅得体,故其书能风行,其人亦足传世。明人随其后,文学的评点扩而大之,推向诗词稗曲各体,乃至对儒家的经典也敢用文学的眼光、评点的手法去重新解读,真可谓是百花竞放。到明末清初,终于出现了如金圣叹这样天才的评点大家,将文学评点推向了高峰,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特别是叙事文学理论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凡事如一窝蜂似的争上之时,必然是泥沙俱下,并招致一些嗜利之徒蝇营蚁附而拼命跟风炮制,几使部部名著有评点,家家书肆出评本,其粗劣、恶俗、拼凑、抄袭之作也就层见叠出,这就必然使评点遭致一片诟病,乃至詈骂之声。

当然,假如对于评点的否定仅仅是针对一些粗劣恶俗之作而发,当天经地义,无可厚非。然在历史上蔑视与否定评点的原由并非这么简单,主要还是有一批有影响的文人学士在思想认识上并不认可这种批评样式。其深层次的缘由约分三类:

第一类是封建社会中的儒学卫道者。他们将儒家经典奉为神明,就将用非传统的儒家观点与方法来评点《诗经》《尚书》之类视之为旁门左道,甚至是洪水猛兽。如钱谦益、顾炎武等看到孙钜、钟惺等评点《诗》《书》而被世人“奉为金科玉律,递相师述”,“天下之士,靡然从之”之时,就起而痛批,甚至上纲到“非圣无法”的地步,说:

古之学者,九经以为经,三史以为纬……敬之如神明,尊之如师保……越僭而加评鹭焉,其谁敢?……妄而肆论议焉,其谁敢?评鹭之滋多也,论议之繁兴也,自近代始也。而尤莫甚于越之孙氏,楚之钟氏。孙之评《书》也,于《大禹谟》则讥其渐排矣;其评《诗》也,于《车攻》则讥其“选徒噍噍”,背于有闻无声矣。尼父之删述,彼将操金椎以毅之,又何怪乎孟坚之《史》、昭明之《选》,诋诃如蒙童,而挥斥如徒隶乎!……是之谓非圣无法,是之谓侮圣人之言。……学术日颓,而人心日坏,其祸有不可胜言者!<sup>②</sup>

后来,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谈及钟惺时,照抄了钱谦益的话,在指责钟氏评点“好行小慧,自立新说”的同时,更说他是“文人无行”,甚至是“病狂丧心”<sup>③</sup>。

第二类是将评点同“八股”简单等同者。评点流行过程中,确与时文八股关系密切。八股文本身也是古代的文章之一,其“文法”自然与“古文之法”息息相通,所以,《古文关键》一类书所揭示的“作文之法”,对于应试者来说也是枕中秘宝。而评点这些“作文之法”者也往往是为了给应试学子提供方便。比如《文章轨范》一书,王阳明在为其作序时就指出,谢枋得的选评是“有资于场屋者”,他所标揭的“篇章句字之法”,“独为举业者设耳”<sup>④</sup>。万青铨在《文章轨范跋》中进一步引申说,编选者“盖欲学者由举业以达于伊、傅、周、召,不能不教之,用韩、柳、欧、苏之笔,发周、程、张、朱之理,以期有当于孔、曾、思、孟之心,有当于千百世上下

① 楼昉《崇古文诀》卷首,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354册,第2页。

② 钱谦益《葛端调编次诸家文集序》,《牧斋初学集》卷二十九,《四部丛刊》初编本,第269册,第6页。

③ 顾炎武《日知录》“钟惺”条注,《日知录集释(外七种)》影印本中册卷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428页。

④ 王守仁《文章轨范序》,谢枋得《文章轨范》卷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359册,第543页。

人之心。”<sup>①</sup>事实上,大量的评点之作为当时的应试学子提供了仕途进取的实用门径。所以,明清两代,特别是科举废除之后,学界往往给评点戴上“八股”的帽子而加以否定。如胡适、鲁迅等在否定金圣叹的评点时,都是用上了这顶帽子。胡适在《水浒传考证》中说金圣叹评《水浒》曰:“这种机械的文评正是八股选家的流毒,读了不但没有益处,并且养成一种八股式的文学观念,是很有害的。”<sup>②</sup>鲁迅在《谈金圣叹》一文中全面否定金圣叹时也说《水浒》经他一批,“行文布局,也都被硬拖到八股的作法上”<sup>③</sup>。胡适、鲁迅等人的看法在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影响很大。

第三类是将评点视为“纯艺术论”而加以抛弃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的文学理论的指道思想是重内容而轻形式,甚至简单地将注重形式美判定为“形式主义”、“纯艺术论”。在这样的潮流中,评点也就被看作是表现“形式主义”、“纯艺术论”的糟粕。郭绍虞在1979年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之“六二”《评点之学的理论》中就说:“明代文坛也可说是热闹喧天了。然而结果怎样呢?最后的结穴却成为评点之学。我们从这一个历史的教训看来,也就可以知道唯心的观点和纯艺术的论调之为害于文学与文学批评是没法估计的。”他说“评点之学”的“眼光只局限于形式技巧,那就所得有限。然而他们沉溺其中,迷不知返,还自以为走的是正路呢!”<sup>④</sup>

从明代以来的这些蔑视、否定文学评点的看法实际上都是不能成立的。古代的文学评点不是坏在“非圣无法”,恰恰相反,好的评点作品往往就在于能离经叛道,特立独行,有创新意识。凡是不成功的评点之作,大都就坏在不能冲破一套封建教条与僵化的批评方法,只知一味顺应封建统治者所好,而背离了百姓,背离了时代。不要说像《诗经》那样本身是属于“经”的作品要摆脱“尊圣”“宗经”的观念十分困难,就是小说、戏曲类的作品,大量的枯燥无味的评点就是用一套封建的标准来臧否人物,评价是非,而对作品的艺术性则置若罔闻。这样的评点作品,理所当然地要被读者所抛弃,被历史所淘汰。只有像金圣叹那样有胆有识,用独特的思想、文学的观点和精美的语言来评点的,才是真正有价值的文学批评,值得我们去发掘与研究。至于评点受八股的影响,并不全是坏事,甚至可以说在总体上看是好事。因为八股恰恰是引导中国文学批评走进追求文学形式美大门的重要使者。八股作为一种考试形式,要求代圣人立言,束缚人们的思想,当然要抛弃,但八股是建筑在中国文字特点上的一种形式美的总结。应该承认它作为一种表现形式,确实是美的。坏的不在于八股这一形式的本身,坏是坏在将这一种、仅仅是一种美的形式僵化,一元化,逼着文人大家都去走这华山一条路。正像肉是美味的,但假如要你天天吃、顿顿吃,那就味不美了。金圣叹等总结的种种“文法”,是明显地带有八股味,但正在这里他们很好地总结了一些小说、戏曲、诗文表现的艺术特点与表现技巧,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与创作的发展是大有贡献的。实际上,好的评点,就是当时的“新批评”,就是将文学当作文学来读。它们既讲艺术,也有思想,如金圣叹评

① 万青铨《文章轨范跋》,谢枋得《文章轨范》卷首,光绪二十一年冬湖北官书处重刻本卷首《文章轨范跋》第1页。

② 胡适《水浒传考证》,《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745页。

③ 鲁迅《谈金圣叹》,《文学》,1933年7月1日,第一卷第一号。

④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446、452页。

《水浒》，既将《水浒》的艺术奥秘条分缕析，也充分地暴露了贪官污吏的丑恶嘴脸，揭示了《水浒》英雄的人性之美。他的评点根本就不是“纯艺术”或“形式主义”的。因此，如今要将评点的研究引向康庄大道，首先要彻底抛弃以上所说的三道“紧箍咒”，特别是后两道，因为这已经深深地印在现当代一些人的头脑中，恐怕不时还会有人拿出来念念有词。

解放了思想，才能正确地去认识评点的价值。我曾经将包括评点在内的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的特点概括成“即目散评”四个字。所谓即目，即写于阅读直觉的当下；所谓散评，即显得并不完整与条贯。这实际上与中国文论的思维特点着重在直觉体悟密切相关，可以说是直觉体悟思维的必然结果与外在表现。在中国古代，曾经有过一些经年累月写成的较有条理、略成体统的文论之作，如《文心雕龙》、《诗薮》、《原诗》等等，但这样的作品实在不多，大量的是在感性直觉的主道下，将即目或即时体悟所得，信手挥洒而成，因而多为散体的点评。像诗格、诗话（包括词话、曲话、文话等），乃至以诗论诗及词、文、曲、稗等都是，评点即是其中的一种。它们大都是由评论者即目所悟，直抒己见，随手作评，点到为止，往往给人以一种零散而杂乱的错觉，但实际上，一个成熟的评家往往在心底里潜藏着一根理性的标尺，其直觉的批评从根本上是并未脱离他的理性思维，所以多数著作是表现为形散而神完，外杂而内整，有一个核心的见解或理论包容在里面，或重格调，或标性灵，或倡神韵，一丝不乱。一部《第五才子书水浒传》，金圣叹就小说中的人物、叙事、写景，乃至一句一字的点评，看似信手拈来，随意点到，却都围绕着他的“性格论”、“因缘说”、“动心说”、“结构论”、“文法论”等，井井有条。其中不少评点本不但有评议，而且有点圈。一些圈点记号，十分醒目，不烦言而使人一目了然。当然这里也留下了一定的空白，让读者自己去想象，去思考。它们就是用了最为经济的符号与文字，引导读者用最为节省的时间去理解诗歌的要义与文法的美妙，这就是中国古代文论的一个明显的表现特点。

这种特点，现在还常常被一些人否定。说得不客气一点，这些人中相当一部分人实际上是根本不懂文学批评的本质特点。文学批评就要从文学的角度上来作批评。评点的长处，就在于凭着切身的感受、真实的体味，用自己的心贴近着作者的心去作出来的批评，而不是编造悬空的理论，或者是搬用别人的所谓理论来硬套。现在西方的有些理论，越来越离开文本，弄得那么玄乎，甚至为了理论而理论。然后有一些人跟在屁股后面，戴着某种理论的眼镜，将文本作为没有生命的标本放在手术台上，去作冷漠的解剖，这样的批评早已离开了鲜活的生命体验，往往就会给人以一种“隔”的感觉。可惜的是，我们现在的文学批评大都是这样的批评。而评点就与此相反，能呈现出一种“不隔”的特点。这种“不隔”的特点，往往能在读者与评者、再与作者的两个层次上达到心灵融合的境地：第一个层次是评者与作者的心灵融合，第二个层次是读者与评者、作者的心灵融合。评点家在评点每一部作品时，决不能走马看花、浮光掠影地将文本一翻而过，而是必须细读文本，身入其境，通过对每一个字、词、句的细细咀嚼，与作者心心相印，真正达到“知人论世”的地步，才能一言中的。而当读者在阅读时，由于正文与评点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所以往往能通过评点而深入地了解作者的匠心，引发更广阔的想象空间，或者通过正文而体味到评者的眼光，从而更细致、更全面地理解作品的旨意与妙处。评点就是沟通读者与作者之间的一座桥梁，就是一种鲜活而不是僵硬、灵动而不是冷漠的文学批评。它有鲜明的民族特点，有丰富的理论资源，是我们的祖宗留给我们的一份宝贵的遗产。正因此，它虽几经风刀与霜剑，但仍明媚鲜艳到今天。

## 二

对于评点这样一份宝贵而丰富的遗产,今天我们有责任将它整理、研究与发扬光大。汇评,就是一种很好的整理方式。

文学名著评点的汇辑工作,原盛于明代。当时,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板刻事业的进步,作者、读者、出版商从各自的立场上分别认识到了评点的价值,同时又受到了解经之作“集解”、“集说”、“义海”、“纂言”、“辑说”、“义丛”、“会说”之类的直接影响,于是在历史与文学的名著作品中陆续出现了“评林”、“合评”等汇评式编著。较早且形成影响的有凌稚隆辑《史记评林》、《汉书评林》等。之后,明清两代各种文集乃至小说的集评层出不穷,诸如杨慎选《合诸名家合评三苏文选》、周珥辑《唐诗选脉会通评林》、李廷机选《新刻注释草堂诗余评林》、于光华编《文选集评》等等。这些汇评本多数是用心汇辑、认真出版的,充分显示了它们特有的文献价值、理论价值与传播价值。

汇评本的文献价值显而易见。在网罗一时有关名著评点的目标下,必然保存了大量或罕见、或珍贵的材料。一部《史记评林》,汇集了自汉晋至明代嘉、隆年间百余家论评《史记》的文字,保存了十分丰富的资料。茅坤为此书作《序》称:“犹之采南山之药,而牛溲、马渤、败龟、破鼓,君无不以贮之篋而入之肆,以需异日仓公、扁鹊者之按而求也。……噫,此编也,殆亦渡海之筏矣。”<sup>①</sup>它确实为后来研究《史记》者铺设了一条坚实的道路。然而,在其引用的百余家书目中,至今不少已经亡佚,就赖此书以存其吉光片羽,这就显示了它的文献价值。这也诚如《四库总目提要》评《古文集成》的汇评所云:此书“所录自春秋以逮南宋计文五百二十二首,其中宋文居十之八,虽多习见之作,而当日名流其集不传于今者,如马存、程大昌、陈谦、方岳、郑景望诸人,亦颇赖以存。所引诸评,如槐城、松斋、教斋、郎学士、《戴溪笔议》、《东塾燕谈》之类,今亦罕见。其书且有未知其名者宋人选本,传世者稀,录而存之,亦足以资循览也”<sup>②</sup>。

为了保证我们的汇辑也具较高的文献价值,故在主观上也是力求穷尽当下所存的评本。比如《西厢记》一剧版本繁多,现存明刊本(包括重刻本)有110余种,清刊本也有70种左右。自日本学者传田章作《明刊元杂剧西厢记目录》以来,已有多种专论、专著著录或考论其各种版本的异同优劣。粗看起来,人们对其版本的搜求与著录已经网罗殆尽。其实不然,如现存的少山堂本《新刻考正古本大字出像释义北西厢》,刊于万历七年,是弘治本后万历年间最早的《西厢》刊本<sup>③</sup>,比人称“《西厢记》评点史上的发轫之作”<sup>④</sup>徐士范本《重刻元本题评音释西厢记》早一年。然而由于此本藏于一个比较特殊的图书馆,致使长期“藏在深闺人不识”。这

① 凌稚隆辑校、李光缙增补、于亦时整理《史记评林》第一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1—22页。

② 《四库总目提要》,中华书局影印本,1965年版,第1703页。

③ 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东亚图书馆藏刘应袭刊本《李卓吾先生批评西厢记》有牌记云梓于“万历新岁”。此“新岁”是指新的一年,而并非是“元年”。据李贽批点《西厢记》的具体情况与文本批评文字,此书当刊于万历后期。

④ 谭帆《论〈西厢记〉的评点系统》,《河北师院学报》1990年第2期。

个图书馆是日本东京的御茶之水图书馆。这是一个“妇人专用”的图书馆，一般只提供18岁以上的女性阅读，所以连当年在不远的东京大学工作的传田章教授编写《明刊元杂剧西厢记目录》时也著录为“未见”，东京大学名教授田仲一成所撰《关于十五、六世纪为中心的江南地方剧的变质》一书中详论明代“《西厢记》诸本”时也未论列，至于他国学者更未置一词<sup>①</sup>，故往往被研究者所忽略。其实，这是一部很有价值的评点本。笔者就设法将此本的评点抄出，辑进我们的汇评本。与此情况相近，新近发现的刘应袭评点的《李卓吾批评合像北西厢记》，也是一部稀见的孤本，藏于美国伯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也辑进了我们的汇评本，都增强了我们汇评本的文献价值。可以说，本丛刊各汇评本都辑进了数量不等的珍本，特别是杜诗的汇评本，收罗了大量的稀见的稿抄本、孤本，一旦问世，都可给学者提供不少有用的文献资料。我们在整理汇评的过程中，还发现了不少评本本身就辑录了一些后来亡佚的评点文字，十分珍贵。例如在金批系统的《西厢记》中，有一种《朱景昭批评西厢记》，系抄本，其书中录有王思任批语数则，十分罕见。本来，王思任有关《西厢》的评论文字仅见两篇，一为《三先生合评本北西厢》的序言，一为《王季重十种》中的《王实甫〈西厢记〉序》。至于是否有过“王思任《西厢》评本”，却早成为一桩学术公案。傅惜华先生《元代杂剧全目》等重要书目都将它列出，但也都无法提供文献证据。蒋星煜先生因而认为它“并不存在，王思任尝为《三先生合评本北西厢》作过一篇短序，因此书流传不广，后人以讹传讹，王思任‘作序’本竟成为王思任‘评本’了”<sup>②</sup>。但是，我们在整理汇评本的过程中，发现就在王氏身后不久的同乡朱璐批本中录有几条罕见的王氏批语，这就不能不使人相信确实有王氏评本的存在，并进一步了解王思任的戏曲观点<sup>③</sup>。与此同时，也更使我们明确汇辑文学名著的评点本，将会使我们发现更多的文献资料，推动文学研究的进展。

汇评本的文献价值不仅仅表现在文论方面，而且对于鉴别各本的先后、优劣与真伪等也具有实用的意义。特别是在明代，评点盛行，书商见有利可图，往往用抄袭、托名的办法纷纷炮制，搞得同一种名著、同一个评家的名下不断冒出不同的版本，各本间良莠不齐，鱼龙混杂，真假难辨。但假如将它们汇辑在一起，冒牌的狐狸尾巴马上会显现出来。这种现象，在《西厢记》出版过程中表现得特别突出。或许是由于《西厢记》故事特别能打动人心，篇幅又比之《三国》、《水浒》之类较小，刊刻的成本不大，出版的时间迅速，因此，其不同的版本、包括评本恐怕比之任何一部小说戏曲更多。据目前所知，《西厢记》的评点本尚存20余种，其中显然有一些是抄袭前人、临时拼凑的急就章。我们且看《西厢记》“楔子”中老夫人说“因此俺就这西厢下一座宅子安下”一句后的评语就可略见一二：

容与堂本李卓吾眉批：老夫人原大胆，和尚房里可是住的？

孙毓本眉批：老夫人原大胆，和尚房里可是住的？

三先生合评本眉批：和尚房岂可内家住？老夫人甚欠明白。

魏仲雪本眉批：老夫人原大胆，和尚房里可是住的？

① 蒋星煜《论徐士范本〈西厢记〉》：“而万历七年（1579）金陵胡氏少山堂刊本……过去我国戏曲家也从未有过评述。”后也未见有人评述。见《〈西厢记〉的文学研究》，第5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② 详见蒋星煜《王思任评本〈西厢记〉疑案》，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2期。

③ 参见韦乐《清代〈西厢记〉评点研究》，第26—27页，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

徐笔峒本眉批：老夫人原大胆，和尚房里可是住的？

从中可见，这句批语自容本之后，孙钜本、魏仲雪本、徐笔峒本都是一字不差在照抄的。三先生本的文字虽然不同，但语意也是一样的。再看“楔子”中张生叹曰“暗想小生萤窗雪案，刮垢磨光，学成满腹文章，尚在湖海飘零，何日得遂大志也呵”之后，容与堂本旁批：“不独你一个。”后三先生合评本、魏仲雪本眉批、徐笔峒本眉批也都照样批曰：“不独你一个。”诸如此类相同的批语极多。在当时，孙、魏、徐等都颇有名气，似不会这样张狂抄袭。合理的推测，当为书商借用他们的声名来炮制赝品。汇辑本将不同评本的批语汇辑在一起相互比较，犹如葱拌豆腐一样，其评本的真伪优劣就一清二楚。

汇评的理论价值，就在于它能集各家之说于一处，“可以融会群言”<sup>①</sup>，在客观上形成了对于批评对象的一种个案批评链，方便人们在纵横比较中认知历史，认知真谛，认知方向。这种比较的优势，是由于就某一篇文章，某一种观点，某一类表达不同的批评鳞次栉比地集中在一起，给人以一种短兵相接、针锋相对、一针见血、痛快淋漓的冲击。例如刘潜的《杜诗集评》在汇评《八哀诗·故右仆射相国张公九龄》处共引录了朱鹤龄、李因笃、吴农祥、王士禛等人批语多条。在这些人的众多批评中，一般多作赞扬语，而王士禛则发表了与众不同的意见，说：

《八哀诗》本非集中高作，世多称之，不敢议者，皆揣骨听声者耳。○《八哀诗》最冗杂，不成章，亦多吃语，而古今称之，不可解也。

后来有人进一步批评《八哀诗》“拉拉杂杂，纷乘庞集”的缺陷。这类批评十分尖锐，读后足能增进人的见识。

同时，汇评将前后不同时代、具有不同思想品格、艺术趣味的批评家的观点汇集在一起，它实际上成了有关名著、有关作家、有关问题的一部接受史、阐释史，从中可以看出不同时代的哲学观念、学术思想、文学观念之异同与演进。在这里，可以看到后人的批点不仅仅在于发表不同的批评意见，也有补充、完善、发展性的。如对杜甫《发同谷县》一诗，吴农祥称该诗“一气读，一笔写，相见寻常事却说得骇异不同，此人人胸臆所有，人不道耳”。对此，吴广霁补充说：“非人不道，实人人道不出耳。”从“人不道”，到“人道不出”，就进一步突出了杜诗的超妙和难以企及，是一种发展。有些问题也将会沿着同一个大方向论述得越来越深入。这在关于论定《西厢记》之类歌颂青年男女爱情的作品中表现得比较突出。当时抒写的青年男女违反封建礼教而自主恋爱，就容易在社会上引起争议。在这漫长的争议过程中，评点都从不同的角度来肯定《西厢记》的爱情描写，充分地展示了阐释、接受《西厢记》的历史过程。

评点与汇评工作的文学价值，还表现在各抒己见的过程中，在理论上丰富与发展了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的内涵。首先看我国古代的写人论。在宋明以前，以诗文批评为基点的文论，虽然也偶尔涉及人物批评，但很不充分。元明以后，随着小说戏曲创作的繁荣，中国的写人论也得以迅猛发展，特别是在传统哲学与画论的影响下所形成的“形神论”，在小说与戏曲的评点本中得到前所未有的丰富与完善。作为形神论的补充与发展，在中国古代文论中、特别是在小说戏曲的评点中，又引人注目地提出了一个富有创意的理论范畴“态”。“态”超越

① 《四库总目提要》关于张凤翼《文选纂注》的提要，见中华书局影印本，1965年版，第1773页。

了描写对象的形与神,而又相容了人物形象的神与形。正因为“态”具有形神相容而又超越形神的特点,它似无形而有形,说有形而实无形。可见,“态”,就是传统写人论中超越形神的一种特殊的审美境界,具有相对独立的品格。它又与现代的所谓“体语”、“态语”、“体态语”、“态势语”、“人体语言”、“肢体语言”等方面的理论具有相通之处,故值得我们重视<sup>①</sup>。

评点也丰富、发展了传统的范畴论。如戴问善在《西厢引墨》中提出的“恰”,指的是《西厢记》作者写出了一般人不能道出的读者对作品的接受期待。换一个角度看,也就是剧中人物的一言一行都最恰当地表现了当时的心理状态、性格特征与身份处境等等。这个“恰”与“真”、“自然”等范畴的意思有点接近,但也略有差别。“真”是侧重在作品所反映的客观世界作为标准来加以衡量,“自然”也关系到主体表现的角度上加以考虑,而“恰”是侧重在从主体表现的角度来批评,又融入了读者接受时的感受,所谓“盖人人心头口头所恰有”者也。<sup>②</sup>又如方拱乾批点《杜诗论文》时以“绪”论诗,也值得注意。“绪”字本义是丝线的端头,由此而衍生为清理头绪之意,就有思路、线索、条理的意思,再有余留,遗下之意,所谓“余绪”等等。此“绪”字自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引进论文,说“章句在篇,如茧之抽绪”之后,至宋明以下用“绪”论文者渐多,到清代使用者更为普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方拱乾在卷首的题识和序言中提纲挈领地申述了有关“绪”的理论,又辅以大量的批点,将“绪”这个范畴突出了出来,不但成为他论文的一大特色,同时也丰富了中国古代文论的宝库<sup>③</sup>。

在明清两代的评点中,“文法论”的蓬勃发展也特别引人注目。“文法论”,就是在《古文关键》卷首《总论看文字法》所总结的多种“作文法”之后,加以发扬光大的。《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就在评点中提出了诸如“躲闪法”(第21回)、“捷收法”(第57回)等文法,虽然比较零碎,但明确概括了一些“文法”。到金圣叹在批评《水浒传》时就比较系统化了。他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就集中总结了“倒插法”、“夹叙法”、“草蛇灰线法”、“大落墨法”等近20种法。后来的毛纶毛宗岗父子、张竹坡、脂砚斋等又有所发展,名目更多,如“回风舞雪、倒峡逆波法”、“远及近、由小至大法”、“横云断岭法”、“偷度金针法”等等。这些叙事“文法”,虽然有的含义比较模糊,但它毕竟形象地总结了不少叙事文学的表现手法和形式美,不但推动了以后的创作,而且对今天也还是有一定的借鉴作用的。

文学名著的汇评本还有巨大的传播能力,这是由于评点这种批评形式是随文下笔,即兴感言;有批有点,点到为止;文笔灵动,余意不尽,所以不论男女老少,读来明白好懂,饶有兴味,常常会爱不释手,容易接受与传播。如今将它们汇集在一起,犹见千岩竞秀,万壑争流,更能引人入胜,“兴起其嗜学好古之念”<sup>④</sup>,很能引发读者的阅读欲、想象欲。更何况大量的评点之作是面向广大青少年学子的。它们作为古代教学的实用教材,如今又将有关评点汇辑在一起,省去了许多查觅翻检之劳,这正如王世贞《史记评林序》所言:“盖一发简而了然若指

① 参见李桂奎、黄霖《中国古代写人论中的“态”范畴及其现代意义》,《学术月刊》2007年第11期。

② 参见韦乐《清代〈西厢记〉评点研究》,第145页,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

③ 参见曾绍皇《杜诗未刊评点的整理与研究》,第194页,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

④ 黄汝亨《批点前汉书序》,《寓林集》卷一,明天启四年刻本卷首。

掌,又林然若列瑰宝于肆而探之也。”<sup>①</sup>这就自然会得到广大家长与学子的普遍欢迎,拥有了巨大的市场,从而使一部部文学名著经汇评的新包装后,以一种新的面貌,又一次得以传播。

### 三

汇评在保存有关文献、总结理论批评、传播文学名著等方面有如此重要的作用,这就是引起我们重视这一工程的根本原因。再看当前古籍保存的实际情况,国内外各大图书馆还尘封着相当数量的评点本,由于长期以来对评点的忽视,致使这些多为孤本、罕见本的评点本不少已在存亡之间,急待抢救、整理和研究。这就更使我们下定决心,对尚存的文学评点本进行一次广泛的调查、辑录、考辨、整理与研究。

当然,在我们的前辈与同行中,早有一些有识之士在这方面作了努力,特别是在一些小说名著的汇评方面,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早在20世纪50年代,俞平伯就开始对《红楼梦》的脂评进行整理,60年代有《聊斋志异》汇评,至80年代以后,《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儒林外史》、《红楼梦》等都陆续有了汇评本。近年来,一些唐宋诗、词、散文等也有若干汇评之作。但是,总的说来,除小说文体的汇评之外,多数工作显得比较零碎,不成系统,疏漏与阙略也多。有鉴于此,我们这次的汇评工作,除小说之外,准备将历代文学名著的评点有系统地进行辑录与整理。从《诗经》、《楚辞》、《文选》一类文学经典,到陶渊明、杜甫、韩愈、柳宗元、苏轼、归有光等诗文别集,再到《西厢记》、《琵琶记》、《牡丹亭》等戏曲名著起步,开放性地逐步扩大范围。这一工作实际起步于2006年,屈指算来,已近十年,但由于这一工程规模浩大,困难多多,非亲历其事者,恐难知其中之甘苦。令人欣慰的是,同时也得到了各方专家的关注与支持,故还是一步一步地在按计划前进。我们将成熟一部先出版一部,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当全部告竣付印之时,再集中推出一套比较完整的中国古代文学名著汇评的丛书,以飨读者。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

<sup>①</sup> 王世贞《史记评林序》,凌稚隆辑校、李光缙增补、于亦时整理《史记评林》第一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3页。

## 试论明清时期文学名著的“集评”现象\*

曾绍皇

评点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具有民族特色和文化内涵的文学批评方式之一,清代黎庶昌在《续古文辞类纂叙》中说:“宋、元、明以来,品藻诗文,或加丹黄判别高下,于是有评点之学。”<sup>①</sup>相较于西方文论着意于思维体系的完整、表达论述的严谨而言,评点往往具有随文批点的活泼形式、不拘一格的灵动表述以及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的内容特征。

作为“中华民族所独创的、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一种文学批评样式”<sup>②</sup>,从外在形态考虑,评点大体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一人独评本,或称单评本,即某一人对同一典籍的评点,体现出“一人一评”的外在特征;另一类是集评本,即辑录诸家评点,将两人及其以上的评点辑录在某一著作中,呈现出“数人一评”的外在形态,具有集体评述的优势。

虽然真正文学批评意义上的评点从宋代已经开始,但对评点作较为深入和透彻的研究,却是最近一二十年的事情。不管是从评点文献的资料整理,还是从评点理论的发掘阐释;也不管是原来单兵游勇的个案型研究,还是现在集体作战的地毯式探究<sup>③</sup>,学界对文学评点的研究从各个层面有了较大的突破与提升。但纵观学界对评点的研究,或论一家之批,或述一书之评,或总论某一文体之评点,或分述某一批评范式之具体方法。概言之,对评点的研究多侧重于一人一家之评而言,而对明清时期大量存在的“集评”现象,至今仍缺乏整体观照和详细探讨,只有个别学者在行文中略有涉及<sup>④</sup>,本文拟对这种现象的发生机制、文本优势与客观缺陷等问题作系统阐释,以期抛砖引玉。

---

\* 本文原载于《复旦学报》2012年第5期。该文系2009年10月9日至11日参加韩国高丽大学“东亚出版文化研究国际学术会议”的会议论文,在《复旦学报》刊发时,作了一定修改。

① (清)黎庶昌《续古文辞类纂叙》,清光绪十六年金陵书局刻本。

② 黄霖、万君宝《古代小说评点漫话·开场白》,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③ 从研究人员角度看,如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近十年前就开始组织大批专业人员从事文学评点的整理与研究,以文学大家和文学名著为切入点,进行文献整理和理论阐释的双重研究,可视为集体作战的地毯式研究。

④ 孙琴安在《中国评点文学史》的“评点文学的全面繁荣和空前发展”中认为汇评和集评本的层见迭出是评点文学全面繁荣的四大标志之一;谭帆在《中国小说评点研究》的“小说评点之形态”一节中谈到了小说“评林”和“集评”的问题。

## 一、“集评”现象的具体表征

“集评”现象是明清时期评点文学全面繁荣的重要标志之一。但是在集评发展演变的初始阶段,却并未形成整齐划一和约定俗成的“集评”概念,导致了“集评”现象在概念表述和版式形态等各个层面上的形态不一。

“集评”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以汇辑诸家评点为主要外在形式,在文学评点形态中具有相对独立或阶段性特征的一种评点形态与批评方式。和“集评”概念基本相同的有“汇评”。“汇评”又有“汇函”、“汇选”、“汇锦”等异称,指的是汇辑诸家评点于一本的评点本。如题王凤生辑《国语汇评》,题黄甫龙汇评的《吕氏春秋汇评》,题归有光选评的《诸子汇函》,徐克编撰的《评注百家唐诗汇选》,题焦竑纂注、陆懿典评阅的《诸子折衷汇锦》等,从明清实际出版的各种汇评本来看,这些汇评之作多为汇辑诸家批语的评点本,其含义等同于“集评”。如嘉庆听松阁藏版《陶诗汇评》,该本共汇有刘后邨、高元之、蒋丹厓、钟伯敬、何义门、沈德潜、杨诚斋、苏东坡、谭友夏等多家评语。其评语都附录于诗后,标明“某某曰”之类;自己的评语,则以“愚按”等语出之,体现出集评的典型意义。

和“集评”、“汇评”相似的概念,还有“合评”与“辑评”。合评即汇合诸家评点于一本,亦有集评之义。如《诸名家合评三苏文选》,该本在《合诸名家评注三苏文选姓氏》中罗列了评点家姓氏,其中包括朱熹、真德秀、胡安国、吕祖谦等先朝文人 18 人,陶安、方孝孺、解缙、胡广等国朝名家 125 人,集评特征十分明显。另如明崇祯汇锦堂刊本《三先生合评元本北西厢》,书名亦用“合评”一词,已表明其集录汤显祖、李贽、徐渭等人批点之意。而清光绪十七年刊刻的《聊斋志异合评》除了书名标示“合评”之外,其题署“新城王士正贻上、涪陵冯镇峦远村、南海何守奇体正、广顺但明伦云湖合评”也明确标明“合评”,可知其辑录了王士禛、何守奇、但明伦、冯镇峦四家评点,系集评本。不过,从明清时期各种“合评”著作的具体实际来看,“合评”作为集评的一种,多指范围较小的几个人的汇评。《西厢记》、《聊斋志异》等文学名著的合评本即为明证。

“辑评”也具有集评性质。“辑”字在古代和“集”字相通。有“聚合”、“集聚”之义。如《汉书·薛宣传》:“加诋欺,辑小过成大辟,陷死刑,违明诏,恐非法意,不可施行。”颜师古注:“辑与集同。集,合也。”又如《文选·何晏〈景福殿赋〉》:“鸠经始之黎民,辑农功之暇豫。”李善注称:“辑,集也。”可见,“辑评”亦可称“集评”。如乾隆年间心简斋编次的《增订诗经辑评》,该本为“昆山徐与乔杨贡辑评,金坛于光华惺介增订”。辑评方式为眉上评,同时还杂有尾批和旁批,系辑录诸家评点而成,有些已标明姓氏,如“朱氏曰”、“邓氏曰”、“钟氏曰”、“陈氏曰”等,从评点者姓氏即可判断该书为集评之作。

值得注意的是“评林”的含义,其一方面具有集评之义,另一方面,在某些情况下却仅有集评之名而无集评之实。按概念说,“评林”即将评语“集之若林”之意。从根本意义上说当属于“集评”范围。如凌稚隆辑《史记评林》、《汉书评林》之类。徐中行在《刻史记评林序》中说:

凌以栋之为评林何为哉?盖以司马成名史而必推本乎世业,凌氏以史学显著,自季默有概矣。加以伯子稚哲所录,殊致而未同归,以栋按其义以成先志,集之若林而附于

司马之后。

徐中行认为“评林”是将评语集之若林以附于文本之后，具备集评的完整涵义。王世贞《汉书评林序》同样称“际叔之治子长《史记》，悉取古今诸丹铅之所训故扬摧，以至进退其事者，凡数十百家，荟而成书，目之曰‘评林’”<sup>①</sup>。又如周珽辑《唐诗选脉会通评林》一书，《四库全书总目》称：“珽辑缀残稿，续成是编。……而以诸家议论及珽所自品题者标于简端，是为‘评林’。”<sup>②</sup>其所谓“以诸家议论及珽所自品题者，标于简端”，知其乃汇辑诸家评点而成。不过，“评林”所辑录的范围较广，不仅仅拘泥于评点，有很多笺注类评语也一并录入。如《史记评林》则既录有批评性质的评点本，如杨慎《史记题评》、唐荆川《史记批选》；也录有笺注性质的评注本，如司马贞《史记索隐》、张守义《史记正义》、裴骃《史记集解》等。但是在小说评点的具体操作中，“评林”的含义则有例外。余象斗以“评林体”方式评点《音释补遗按鉴演义全像批评三国志》、《水浒传传评林》等4种小说，或在书名中标明“评林”，或在封面标出“评林”，或在题署中标出“评林”，但都不具备集评性质，其评语只是一人之评。这种“上评、中图、下文”的评林体形式，是余象斗商业操作的一种手段，“也是古代小说刊本中仅见的体例”<sup>③</sup>。

从文学集评的实际情况看，有诸多具备集评性质的著作却未标“集评”之名。因此，在评点史上还存在较多未题“集评”之名而实为集评之作的情况。有些著作还直接沿用批点、评点之名，从书名根本看不出“集评”的性质。在戏曲评点中多有集评之实而不用“集评”、“评林”、“汇评”之名的例子。如《西厢记》一书虽有《李卓吾先生批评北西厢记》、《李卓吾批评合像北西厢记》、《新订徐文长先生批点音释北西厢》、《新刻魏仲雪先生批点西厢记》、《新刻徐笔峒先生批点西厢记》等书名标明为批点的个人评点本，但其集评本却多不标明“集评”之名。如明万历三十八年刊起凤馆刊本《元本出相北西厢记》，书名未标明集评，只有序言处题“刻李王二先生批评北西厢序”，该本实为王世贞、李卓吾两人的合评本。又如明天启刊本《西厢会真传》，书名亦未标明集评，只在卷端题“明汤若士批评、沈伯英批订”，亦可知此本为汤显祖、沈璟合评本。从《西厢记》的集评情况来看，其集评规模相对较小，收录批点者也相对较少，且有用“合评”一语标明其集评属性的。如明崇祯汇锦堂刊本《三先生合评元本北西厢》，书名“合评”一词，已表明其集评之意。该本辑录汤显祖、李贽、徐渭三人批点。另外，闵氏天启年间所刻朱墨套印本《董解元西厢》四卷，书名亦未标集评，但实际上为金董解元撰，明汤显祖批评，臧懋循点评，当亦为两人合评本。

“集评”的概念虽然存在模糊性，尤其是与其他概念存在交叉、混用等情况，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不便，但只要我们仔细甄别，亦可明确界定。本文所讨论的“集评”现象的涵义包括如下特质：集评的评语当为两人或两人以上的评语；集评的内容必须具有文学批评色彩，其笺

① (明)王世贞《汉书评林序》，见明代凌稚隆辑《汉书评林》一百卷，明万历九年刻本。

② 四库全书研究所整理《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710页。

③ 谭帆《中国小说评点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8页。